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河南集卷一至五

詳校官侍郎臣李封

檢討臣何思鈞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鈐

校對官中書臣劉源溥

謄録監生臣李樹穀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三

河南集　　別集類二　宋

提要

臣等謹案河南集二十七卷宋尹洙撰洙字師魯河南人天聖二年進士授絳州正平主簿以薦為館閣校勘累遷右司諫知渭州兼領涇原路經畧公事以爭水洛城事徙慶州復為董士廉所訟貶崇信軍節度副使監均

州酒稅卒事蹟具宋史本傳洙為人内剛外和能以義自守久歷邊塞灼知敵情凡所措置多有成效其沒也歐陽修為墓誌韓琦為墓表而范仲淹為序其集皆一代名賢蓋其氣節幹濟均有足重者至所為文章古峭勁潔繼柳開穆修之後一挽五季浮靡之習尤卓然可以自傳邵伯溫聞見録稱錢維演守西都起雙桂樓建臨園驛命歐陽修及洙作

記修文千餘言洙止用五百字修服其簡古

又稱修早工偶儷之文及官河南始得師魯

乃出韓退之之文與之學蓋修與師魯於文

雖不同而為古文則居師魯後也云云蓋有

宋古文修為巨擘而洙實開其先故所作具

有原本自修文盛行洙名轉為所掩宋之史

官遂謂洙才不足以望修殊非公論矣聞見

錄又稱修作五代史嘗約與洙分撰今集中

五代春秋二卷紀事亦簡核有體應即其時所作集凡二十七卷與宋史藝文志所載合晁公武郡齋讀書志云二十卷者蓋傳寫之脫漏其雙桂樓臨園驛記集中未載疑編錄時其文已佚云乾隆四十六年六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河南集原序

予觀堯典舜歌而下文章之作醇醨迭變殆無窮乎惟抑末揚本去鄭復雅左右聖人之道者難之近則唐貞元元和之間韓退之之主盟于文而風雅最盛懿僖以降寖及五代其體薄弱皇朝柳仲塗起而麾之髦俊率從馬仲塗門人能師經探道有文於天下者多矣洎楊大年以應用之才獨步當世學者刻詞鏤意以希髣髴未暇及古也其甚者專事藻飾破碎大雅反謂古道不

適於用廢而弗學者久之洛陽尹師魯少有高識不逐時輩與穆伯長遊力為古文而師魯深於春秋故其文謹嚴辭約而理精章奏疏議大見風釆士林始聳慕焉復得歐陽永叔從而振之由是天下之文一變而正是大有功於道也其吾儒之盛歟師魯天聖二年登進士第後中拔萃科從事於西都時洛守王文正沂公王文康公繼加禮遇遂引薦於朝寘之文館尋以論事切直貶監郢州市征後起為陝西經畧判官屢更邊任遷起

居舍人直龍圖閣知潞州以前守平凉日貸公食錢於將佐議者不以情復貶漢東節度副使歲餘監均州市征子方守南陽郡一旦師魯舁疾而來相見無一言家人問後事不答子即告之曰師魯之文行將與韓公稚圭歐陽永叔述之以貽後代君家雖貧當共捐俸以資之君其端心靖神無或後憂師魯舉手曰公言盡矣我不復云翌日往視之不復見傳言曰已別矣遂隱几而卒故人諸生聚而泣之且嘆其精明如是剛決如是死

生不能亂其心可不謂正乎死而不失其正君子何少哉師魯之才之行與其屢歴則有永叔為之墓銘稚圭為之墓表此不備載噫師魯有心於時而多難不壽所為文章亦未嘗編次有先傳於人者索而類之成二十七卷亦足見其志也已故序之高平范仲淹

欽定四庫全書

河南集卷一

宋 尹洙 撰

皇雅十篇

天監受命也自梁至於周兵難不息宋受命統一萬方焉

天監下民亂靡有定甚武且仁祚厥真聖仁實懷徠武以執競匪虔匪劉拯我大命自昔外禪曰經曰營令以

挾制政以陰傾帝初治兵志勤於征奄受神器匪謀而成淮潞弗虔卒汙叛迹戎輅戒嚴皇威有赫彼寇虐民吾勇其百殄厥渠魁貸其反側帝朝法宮左右宗公伎夫碩士以雍以容爾居爾室爾工爾農既養既息惟天子庸

天監四章章八句

西師征蜀也

主用西征岷梁弗賓匪曰負固實交晉人子訓予誓念

我將臣正厥有罪無庸傷民矯矯虎士載摧其壁于嗟孟侯亦果其策迎師而降靡抗鋒鏑豈獨身謀完是宗國蜀都既平將臣失律此衆悍驕彼民危栗當塗叫呶合萬為一匪懷則威帝心是恤帝曰將臣予嘉乃庸廢命毒民爾弗有終邦典用疑惟罪惟功靡殛而削協于厥中帝曰孟侯受封于楚淑旂琱戈備物異數俾爾族姻乃及文武服在王庭靡不有序蜀民呼歌天子威靈保我者封暴我者刑匪功是私匪弱是陵天子惠民疇

敢不承

西師六章章八句

者武受俘也命將伐南海平金陵俘二王以獻者定武功時惟二方淮服其乂海南遂荒孰㕔而盭孰暴而猖自底不諟乃終滅亡帝戒二俘同即爾誅惟民無辜休息是圖時其輯矣寧威獨夫帝嗟汙邦久罹于兵或暴下以征或數虐以刑予命中典協于國經民服德音室家以寧

者武三章二章八句一章六句

憲古今守臣也削其附庸以强帝室焉

帝慷永圖治古是憲四方守臣惟屏惟翰在昔艱難弗

惠訓典跨都連城高牙以建有士有民肆乃征繕以息

以容終焉叛渙凡今帥臣狃厥聞見匪草亂原曷清多

難帝告庶邦式是典彝元侯顯父戚臣宗支正乃封圻

予一人是毗凡曰附城罔爾畀之畜兵厚賦靡爾得私

毋凶而國作福作威天子有命疇敢不祗子孫承承唯

萬世規

憲古二章章十六句

大鹵王師討晉罪也

冀州之疆粤惟大鹵俗忮而専地扼而固恊比幽都蕩摇邊圉三垂既夷虓虣弗沮帝御六師百萬貔虎剪其附庸至于城下鋒鏑始交梯衝如舞蠢爾孱王請附降虜我士奮揚顧究吾武皇帝曰吁念彼黎庶匪鯨匪鯢復為王土晉郊既平九區以寧陳功太廟告假威靈在

昔武王于商覲兵維我藝祖亦勤于征匪貸晉罪俟厥貫盈聖作聖繼巍巍祖承皇矣二后功莫與京

大卤二章一章二十二句一章十四句

帝籍修故典也躬耕以勸農焉

帝籍于郊典儀具陳務農以訓供祀以勤勤祀在誠匪勤于人訓農以實匪勤以文帝慎二物乃躬乃親公侯卿士暨厥庶民千甸有制飭哉惟寅帝賚高年式宴且喜種種黄髮旅立而議我生艱難暴亂以繼耳狃金鼓

目狎戎器皇其我圖親講農事有子有孫力田孝悌鼓舞至仁薰焉如醉

帝籍二章章十四句

庶工任賢也

帝咨庶工疇其輔予俊乂以登厥勞乃圖匪忘舊勲非賢勿俞巍巍冢台盛德以居任賢伊何昌言是庸勉告爾猷罔恤廼躬豈無狷辭怫于予衷予不爾疵爾無面從始時從官戎容揚揚今帝左右儒冠煌煌朝廷以尊

文物典章得人之盛奕世重光

庭工三章章八句

帝制北方請盟也

帝制萬邦罔有弗賓蠻夷戎狄羈而勿臣咸格三方稽顙獻珍單于草心願交使人帝諆公卿列侯庶老咸曰彼心暴戾陰狡既擾我疆復利吾實無若厲兵襲其還道皇曰有衆予實念兹戰無必勝矧其歸師借曰大獲疇能盡之益俾餘孽毒吾朔陲乃俞其盟北州以綏在

漢世宗抗威北戎暴農算商經用不充中土震騷漢南始空降及後世猶稱厥功於穆聖考德無與偕匪勤于兵北人遂來逮是三紀遠裕以懷生民休息嗚呼仁哉

帝制五章四章章八句一章十句

皇治慎刑也帝仁于用刑在位者以寬恤為用焉

皇底其治欽哉惟刑在疑而宥罔察為明愛怒弗肆孰為重輕毋一勿辜惟典之平前世理官倚法以刻匪彼為仇蓋曰任職今之蔽獄務正其辟鑒乎前人繫我仁

德皇德在仁寖而成風公侯卿士靡不率從麛卵萌生

咸保厥終不鄙不隘樂哉融融

皇治三章章八句

太平封祀告成功也

噫噫太平無象兮世烏得而知維盛德可迹兮其封祀

之儀東岱宗兮西汾脽禮上靈兮賓地祇皇有征兮吾

民以嬉皇有祈兮吾民以私天敷佑兮俾皇之釐永世

寧兮無疆之基

太平一章八句

雜體詩

贈三鄉浮屠知聰一首

伊昔相逢日於今二十年師隨安樂住我豈利名牵自笑真徒爾何如養浩然西門女几路未得賦歸田

和人過韓柱國廟一首

隋氏一宇内三將皆勇夫賀公活以累楊素死有誅賢哉韓柱國身與功名俱廟食垂後世祀典誠有諸荒忽

臨終言遂此慼庸愚

過興平哭耿諫議喪呈經畧韓密學

去年使旆西征日一見稱君膽氣豪始信推心待國士能令視死如鴻毛從來投筆輕文吏自此横尸貴爾曹槐里今朝逢輤旐依然舊館一長號

舟次壽州寄濠州江均少卿

雨漲灘頭沙已空一帆西上快清風誰知去郡遲遲意猶逐淮波日夜東

和河東施待制二首

已成沈約難并恨且奉陶公有限盃感事傷春多少意

星星漸入鬢中來

又一首

千里觀風使節來百城舒慘繫行臺威嚴少霽猶知幸

誰信芳樽鎮日開

隨州聞劉易入終南山

神驥渴死追無蹤離婁眩目迷虛空九衢懽游尚故處

一日忽在終南峰附勢趨權徒擾擾生歌死哭何忩忩
人間萬事既能了莫教聲譽過關東

河南集卷一

欽定四庫全書

河南集卷二

宋　尹洙　撰

雜議九篇

叙燕

戰國世燕最弱二漢叛臣持燕挾匈奴䓊能自固以公孫伯珪之强卒制于袁氏獨慕容垂乘石虎亂乃幷趙雖勝敗異術大概論其強弱燕不能加趙趙魏一則燕固

不敵唐三盜連衡百餘年北寇未嘗越燕侵趙魏是燕獨能支敵也自燕入於契丹日益熾大顯德世雖復三關尚未盡燕南地國初契丹始與并合勢益張然止命偏師備禦王師伐蜀伐吳泰然不以兩河為顧是趙魏足以制契丹明矣并寇既平悉天下銳專力於敵不能攘尺寸地頃嘗以百萬衆駐趙魏訖敵退莫敢抗世多咎其不戰然我衆負城有内顧心戰必不勝不勝則事亟矣故不戰未當咎也原其弊在兵不分設兵分為三壁於

爭地掎角以疑其勢設覆以待其進邊壘素固敺民以守之俾其兵頓堅城之下乘間夾擊無不勝矣蓋兵不分有六弊使敵蓄勇以待戰無他支梧一也我衆則士怠二也前世善將兵者必問幾何今以中才盡主之三也大衆儻北彼遂長驅無復顧忌四也重兵一屬根本虛弱纖人易以干說五也雖委大柄不無疑貳復命貴臣監督進退皆由中御失於應變六也兵分則盡易其弊是有六利也勝敗兵家常勢悉内以擊外失則舉所

有以弃之苻堅淝水哥舒翰潼關是也是制敵在謀不在衆以趙魏燕南益以山西民足以守兵足以戰分而帥之將得專制就使偏師挫衂它衆尚奮詎能繫國安危哉故師覆于外而根本不揺者善政也昔者六國各有地千里師敗於秦散而復振幾百戰猶未及其都守國之固也陳勝項梁舉關東之衆朝敗而夕滅新造之勢也以天下之廣謀其國不若千里之固而襲新造之勢儌幸於一戰庸非惑哉兵既久弭士大夫誦習謂百世不

復用非甚妄者不詼然兵果㢢則已儻後世復用之鑒此可以悟世主故迹其勝敗云

息戍

國家割棄朔方西師不出三十年而亭徼千里環重兵以戍之雖種落屢擾即時輯定然屯戍之費亦已甚矣西戎為寇遠自周世西漢先零東漢燒當晉氐羌唐禿髮歷朝侵軼為國劇患興師定律皆有成功而勞敝中國東漢尤甚費用常以億計孝安世羌叛十四年用二

百四十億永和末復經七年用八十餘億及段紀明用裁五十四億而剪滅殆盡今西北四帥涇原邠寧秦鳳鄜延戍卒十餘萬一卒歲給無慮二萬騎卒與冗卒較其中者總廪給之數恩賞不在焉以十萬衆較之歲用二十億自靈武罷兵計費六百餘億方前世數倍矣平世屯戍且猶若是後雖無他警不可一日輟去是十萬衆有益而無損期也國家厚利募商入粟傾四方之貨然無水漕之運所輓致亦不過被邊數郡爾歲不常登廪有常給頃年亦嘗稍匱矣儻其乘我薦饑我必濟師饋饟當

出於關中則未戰而西邊已困可不慮哉為今之計莫若籍丁民為兵擬唐置府頗損其數唐上府千二百人中府千人下府八百人料京兆西北數郡上戶可十餘萬中家半之當得兵六七萬今邊鄙雖有其制然極塞數郡民籍寡少不足備敵質其賦無他易賦以帛名者不易以五穀畜馬者又蠲其雜徭民幸于庇宗樂於隸籍農隙講事登材武者為什長隊正戍秋旬閱常若寇至以關內河東勁兵傅之盡罷京師禁旅慎簡守帥分其統專其任分統則兵不重專任則將益厲堅其守備習其

形勢積粟多教士鋭使虜衆無隙可窺不戰而懾兵志所謂無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之其廟勝之策乎

述享

宗廟世數先儒論之甚詳歷朝頗以七世為允此不復議然郡國建廟及陵寢之制可得槩舉自漢世郡國始立祖宗廟及從叔孫議增建原廟則京師祖廟有二若夫陵寢之制則因秦氏而寖廣之古不墓祭秦皇起寢墓側漢因之諸陵寢皆以朔望二十四氣三伏社臘上飯從漢以正月車駕上原陵如朝會儀獨顯宗遺制無起

廡屋故張酺稱之曰顯節陵掃地露祭欲率天下以儉也魏武高陵依漢立祭殿黄初三年詔罷之以從先帝儉約之志自是園陵寢殿遂絶唐氏陵寢頗循漢制永徽二年制獻陵三年之後朔望上食昭陵依獻陵故事唯景龍世特豐昵廟景龍二年博士以諸陵日祭非古請乾陵朝晡進奠昭獻二陵每日一祭御史進貞觀式春秋仲月遣使巡陵武后朝每四季月并誕辰忌日遣使諸陵起居勑乾陵冬至寒食遣外使忌日遣内使諸陵准貞觀式至於西都行幸並建太室中宗後兩京宗廟四時俱享自後議者紛焉大吉有三一曰必有其廟時享之日以他官攝二曰建廟主而不祭皇輿時巡則就享三曰存廟瘞主駕或東幸則飾車奉京師羣廟之主以往議不決而罷今舉漢唐之典迹其制度大率主

於隆而不主於殺也豈非篤孝思之意廣親親之恩乎然觀夫先王之致孝也極乎配天盛乎禘祫致精明之德躬祼獻之禮重之慎之盡夫至誠而已若乃盛日祭於園寢委時享於下國雖美物備致而至誠不篤與夫周頌所稱不其異哉

審斷

漢史書元帝優游不斷為衰世之戒夫臨下御臣之柄以强主威孰不由斷哉然斷者或審之以昌或任之以

亡周公忍親親之誅尼父行偽辯之戮漢主從輓輅之說審於已者聖審於人者明也商辛酷忠良之刑桓靈極黨錮之獄任於已者暴任於人者昏也是故天下惑之我行之審於已也我惑之正人莊士言而從之審於人也天下賢之我戮之任於已也我惑之嬖幸近習言而聽之任於人也與其斷而不審不若優游之愈也嗚呼聖或所不能暴或所不為若昏與明後世其鑒哉

原刑

刑罰世輕世重其來尚矣降三代稱治莫盛有唐唐之憲令大較施於今不甚異而貞觀中天下斷死刑止數十其治至矣貞觀四年天下斷死刑二十九人國家兩河罷兵三十年民力不罷仍歲豐稔而斷重辟歲過二千天聖元年至三年或二千七百二千四百下乃二千二百聖君慈仁未嘗以威怒肆一不辜其請傳死者率用恩貸昔帝無以尚此然斷獄煩簡何其遼哉夫今之罪麗於死者貧十居九非貧不忌法蓋其自愛不篤也夫南畝之民儲一歲之備者十鮮一二其次

榷錢富屋出倍稱之息其次質産入租及為人傭下乃轉徙他郡壯者隷兵弱者匄食不幸為盜賊窮矣今歲殺盜千數而為盜者十不一死是天下盜常數萬也遠惟徐樂憂天下之患可為深戒至若山澤之利古未榷者復盡錮之矣故民輕於犯禁狃于變詐勢使然也國家盡地方籠物貨非以自奉顧用度廣爾今天下有承平之名而不減兵興之費雖欲輕斂弛禁亦未克也彼貞觀世四夷非素弱也警急非無備也文物制度非暫

削也何德而及此亦御之有術而已今欲師貞觀之省刑莫若究其源其源在謹兵籍制經用而已夫兵食不浮國用不冗然後賦斂可輕山澤可弛人人自愛而重犯法也如不究其源雖曰下輕恤之詔察小大之獄欲犯者不寛而期于刑省不其難哉

敎學

今太學生徒博士授經發明章句究極義訓亦志於禄仕而已及其與郡國所貢士並校其術顧所得經義訖

不一施反不若閭里誦習者則師道之不行宜矣若俾肄業太學者異其科試唯以明經為上第則承學之士孰不從於師氏哉議者欲郡設學校誠甚高論然天下業經以萬數而傳師學者百不一二不澄其源雖置之無益也又卿大夫家皆賞典得仕者其年及程止校以章句為中格悉用補吏非志學者不能自勉故門選益衰世德罕嗣廢學故也周官師氏掌教國子盖公卿大夫子也今祭酒實其任謂由門調者宜籍於師氏策以

經義始得補吏優其高第勗其未至則學者益勸仕者能世其家矣

矯察

國朝規唐制設登聞四檢廣言事之路而憲防未著非以懲艾誣訕敦勵忠讜也若乃譏切人主建明時政固上之欲聞也至於抉擿隱過年斂細利寧有補於政哉夫黈纊非以蔽聰外屏非以蔽明蓋任視聽不足盡乎聰明也前世君國者或喜聞外事任察為明有陳閭里

之事者嘉其無隱以為傾盡至其垢汙忠賢害莫甚焉是以鈎黨之錮發於近習告密之獄起於廣聽緬鑒前事豈不根於徼萌哉謂可申嚴著令凡人之隱慝非律所得言者罪之謀利有遺民者報罷則昌言日進而險詖徼幸者少儆矣

考績

國朝考績之制自五品而下悉自上功狀有可程殿最覆奏以陞進之所以甄年勞而重祿賞也夫以庸制祿

天朝之典也難進易退人臣之常也故上推其賞下競於讓官唯其才衆無覬心然後廉恥興行風俗敦厚也今臣下自紀績效以干賞典是則衒鬻者被録沉默者稀遷奔競之風靡然成俗得不矯其弊哉按唐貞觀故事門下置具員以次補庶官未嘗人人自薦以希進用也建中三年中書上言貞觀故事常參官外官五品以上每有除拜中書門下皆立簿書謂之具員取其年課以為遷授此國之大經也今請刺史四考郎中之居侍御史各兩考餘官各三考與轉餘並准故事　宜循其制申命有司自五品而下謹其官簿取歲月當遷者

籍其治行於朝而命之有司失舉與自上功狀者鈞其罰庶乎爵賞之柄出於天朝貪冒之源少以懲艾豈非崇讓之一端乎

廣諫

昔舜命禹曰毋若丹朱傲周公戒成王曰毋若商王受又曰小人怨汝詈汝則皇自敬德是則君臣道隆辭達而已矣然禮有五諫聖人從諷者蓋為人臣言之也若為人君言之雖聞怨詈亦將自儆不無益也或曰禹周

公奚不諷曰申戒於未然雖激猶諷也陳事於已兆雖諷猶辯也夫禹周公之為臣也欲其君克終厥戒俾後世不見其過舉美德充乎無窮與夫違而弼之異矣嗟乎後世以禹周公之道事君者庸非忠乎

河南集卷二

河南集卷三

宋　尹洙　撰

雜文七篇

攻守策頭問耿傳一首

問西師之興幾一歲矣為守計則師無還期坐耗廩粟又邊税所入不廣當有轉輸之勞若乘之以飢凶民困於内兵久於外非策之善也遠惟前世深入之利近鑒

至道之役豈謀今者不可參以古事將勝敗不繫於人也然則攻與守必有一術焉爲今計者當如何所論守之害與計勝之説然則若云折李族擊其前大將繼而乘之似未得宜何者二族壤地相遠雖俾俱進其戰地戰日不能預制是有俱進之名其實不能合勢也彼若置一族之衆縱之深入獨與一族之兵鬬則衆寡相絶勝勢在彼矣彼既勝則深入者益孤吾之大軍復何乘哉古有攻其所必救者虜之必救何地耶所謂吐蕃回

鶻者正合以敵國攻敵國義然今之唃廝頗得吐蕃故地猶見命於朝回鶻君長通于京師此二國驟親之使其自為攻計恐不能得其深効徒市虜自利耳若循唐王德故事使大將領之又虜且不從凡此皆當詳其說

憫忠

甚哉世人謀其身之周也山外之戰好水川姚家川戰地並在隴山外爵平涼西去羊牧隆城俱不及五里諸將以力死明白不可欺得諸將尸皆被重創趙津者亡其首或謂各失其計且不與其死噫趨利以違節度

其失計信然經略副使韓公行邊二月己丑至高平邏報賊通懷遠城公盡發鎮戎軍先募勇士總萬一千人俾行營部署任福盡統諸將合力以制之於是都監桑懌為先鋒鈐轄朱觀繼之武英又次之任福居後其夕宿三川賊已過懷遠東南去翌日諸將由懷遠踰其後西路巡檢常鼎劉肅與賊戰於張家堡南斬首數百賊棄駝馬牛羊萬計桑懌以騎趨之任福又分兵自將以往其夕任福桑懌為軍屯好水川與賊接壘朱觀武英為一軍屯籠落川隔山相去五里猶遣信相通期以明日會兵川口不使賊得逸去是時與賊自將兵十餘萬衆營於川口邏者言賊四塞然其數少是以兵益進

秉義不屈奈何不與其死也癸巳任福桑懌逐賊循好水川西去未至羊牧隆城五里與賊大軍遇懌馳犯其鋒賊益兵自辰至午軍潰懌與劉肅俱戰沒任福一子在陣亦死福中數箭小校劉進勸福自免福曰吾為大將軍敗何以

苟生一死足以報國逆死之先是韓公呂渭川都監趙津將兵亭騎軍二千二百為諸軍後繼是日及朱觀武英會兵于姚家川與賊遇戰合行營都監王珪自羊牧隆城以屯兵四千五百來陣于朱觀陣西珪屢出略陣陣堅不可破武英中傷不能視軍自午至申賊兵大至東偏步軍潰衆大奔王珪武英趙津及參議軍事耿傅隊將李簡鎮戎將軍李禹亨三川監軍劉均皆死於陣朱觀以餘衆千餘人保民垣發矢四射會暮賊引去觀與任福戰處相去十五里然至敗不相聞也始賊與官軍遇大掠武延川諸將既戰死即以其夕收軍去故山外之民不甚被毒然諸將戰兵以千六百揔二萬三百死者六千餘人指揮軍校死者數十人

忠義世之所高死人之所難以甚難之節負至高之名苟與之則已當蹈之矣惡所以謀其身哉善謀其身者不然必

非之曰喪兵沮威雖死吾弗與然後享其富保其生為無愧為身之謀豈不周乎寇雖在境師兵在行欲必生以保功難乎哉嗚呼喪兵沮威以取死豈諸將心耶亦不幸而已為國家言無使謀其身者終其幸死義者重不幸則節士勸矣

辨誣

山外之役參軍事耿傳在行傳以通判慶州參任福行營軍事是役也傳未嘗往辨公諷之遂行戰合虜騎益至或以傳文吏無軍責勸其避去

傳不顧被數創死於陣行營都監武英勸傳避去傳不答英曰英當死君非主兵者奈何遂與英俱死未敗時鈐轄朱觀亦戒傳少避鈐轄傳愈前指顧自若觀及武英子言甚詳人或誣之曰傳督諸將進使遇大敵卒挫敗傳致也後得傳與諸將書戒以持重慮為虜誘此豈督諸將進耶壬辰夕傳在朱觀營中作書與任福以其日小勝虜前與虜大軍相遇切戒之自寫署朱觀名以致任福軍中任福敗孔目以書白韓公公即奏定具錄其言以示疑者耳宋興八十載文吏死者或以城守之責或不幸與禍會其死義一也至如臨大敵不懾與驍雄之士爭致其命如傳比者亦鮮悲夫謀既不用

又從之死猶不免於誣為誣者豈喜於立異耶抑惡夫盡忠為國者耶作辯誣

退說

予家洛陽汝距洛為近凡過汝而館昭禪師居者三十年矣今年貶官漢東道汝復館焉因言禪師始見予進於文而已益進以名遂以仕禪師視予之為進久矣山林樂也盍退乎以休吾勤禪師曰退與進均有為也不若兩忘焉予悚然愧其說之勝也然予之所謂退者豈

以進為不偶退為高耶直以不才於退適宜耳樂之不為過也既而自詆曰予之不才於退適宜者非今日始自知也向天子命之治民又命之治兵不於是時自退今以罪黜乃曰樂退退之樂與否非所得而言也禪師之説旨哉於是作退説以自儆

好惡解 三篇

甚矣世人毀譽之亟也覩人之色辭則是非紛焉其色之莊也譽之則曰重而有守毀之則曰狠而自恃其色

之和也譽之則曰易而兼容毀之則曰諂而求合其辭之寡也譽之則曰慎而讓善毀之則曰險而伺過其辭之博也譽之則曰通而適理毀之則曰夸而尚勝是為說者皆好惡之為也好惡發乎其人非性之所好惡也噫色與辭烏足以盡其中也吾將一之以恕觀其色不曰重則曰易而已聽其辭不曰慎則曰通而已與其失於譽不猶愈失於毀也若夫察其中也必考夫古聖人之道由之者貴之戾之者賤之貴者為君子賤者為小

人貴賤者君子小人之分非吾所得而貴賤也何好惡之為譏

或曰子之謂好惡發乎其人非其性之所好惡為譏者滋惑焉夫介者好拘通者好放晦者好默察者好辯反是則其所惡是皆性之偏固者也若因其人可好則好之可惡則惡之不亦廣哉子釋之曰吾疾夫世人毀譽之巠也視其外而不考其中摘其末而不究其原故舉色辭而言蓋淺之為好惡非其人有可好可惡之實也

是以一之於恕而已則性之偏固者不猶賢哉果其可好惡予固曰君子小人之分矣詩云好是正直傳曰惡夫佞雖聖人不無好惡也庸何疑哉

或者復曰好惡發乎其人與性之所好惡奚以異耶人之性莫不有好惡者也其施於人同者好焉異者惡焉是好惡皆發於已何從而發於人耶予應之曰吾友有愛直者其議論古今必以直為愛也然有所不喜者考其人慤士也予質焉答曰惡其邪也是則惡者是而所

惡者非或者遂解

河南集卷三

河南集卷四

宋 尹洙 撰

記十二首

襄州峴山亭記

至哉仁之施於政其感人深切而無窮已也羊公之治襄陽及今幾千載襄陽士人與民之有知者望峴山則緬然而思羊公其仁矣乎自漢而下郡縣吏以循名者

雖參用威術以臨其民要其歸皆一於治當其時莫不有聽訟燕息之所於今皆微泯無足道焉者若是羊公之思惡乎至哉其由不用威術而純乎仁者歟夫威者强人以為治術者使人不見其所以為治强人者人不怨則已不見其所以為治者有見焉則人不思若純乎仁者不必身被其化後之人聞其風則咨嗟歔欷宜乎思之而不忘久之而益彰也晏公之來襄陽時與僚佐游峴山山故有亭壞甚公易而新之昔所謂墮淚碑者

梁劉之遊唐李景讓再易之矣今存唯景讓所易者公命工鐫其字之刓缺者使人可辨識焉嗚呼羊公之仁不繫乎山若碑之存然後為不朽而晏公勤勤遺跡者狥其民之思若周人之愛棠樹也然則公之政其仁矣乎未有愛其跡而不思其人者也若夫亭之爽塏與登覽之勝則公嘗賦詩在焉

鞏縣孔子廟記

宋興八十載天下久承平天子端拱率祖宗法度講禮

文登儁賢欲一以聲教格民於太和為吏者循上化其治大概務寛平恥以持法刺姦取能名專用厚風俗嚮廉讓為體故郡府立學校尊先聖廟十六七河南為天子西都建國子學稱號與東都侔其屬邑曰鞏距府百里據大道之衝河洛所會舟車之饒民以富强先是縣之先聖廟暴為水壞材去地汙不復興治凡釋奠行禮寓令署中且十年大理寺丞李君惟章既涖邑事顧曰地要而民富禮教所宜先今先聖廟圮而弗謀非所以

稱畿縣之劇甚爲鄉老吏民葢其易而新之於是相縣治之西偏以營焉且上其狀於府得民施它祠錢六萬以濟其役募善工購良材堂邃而崇像嚴以尊學有舍齋有次踰時而成邑民休之相與議曰兹廟之興既營既勤皆由吾李君不志不刻無以章君之化遂以文來請其按著令縣皆立先聖廟釋奠以春秋唐韓文公所謂郡縣通祀孔子與社稷者也自五代亂祠官所領在郡邑者頗廢墜不舉間或增祀率淫妄不經獨孔子社稷

其奠祭器幣莫之能益損真所謂通祀哉今朝廷嚮儒術西都建學宫聚生員為郡國倡始葺為西畿劇縣能尊先聖以厲學者則他邑之興學聳善又當自葺而始耳不失著令通祀之典李君之舉其賢而法哉年月日記

伊闕縣築堤記

寶元元年春伊闕築堤于縣之東延袤五百步髙一丈凡三十日築成總至障伊水也伊水自縣西南來俯城

而東靡迤北下前此一歲夏大雨水暴侵東郭壞民廬

雨已水循故流知縣事張君承範請于府宜建堤以為

後慮府聽之乃有是役夫捍災慮患令事也令而書之

有以嘉焉嘗聞古之為令者其慮民也深教之恤之又

興利樹功非以名己能盖審其生殖謹其禍災而已慮

民之深者若是今之為令者其慮已也深興一物更一

政必思曰謗與咎將及焉誠不及猶曰吾無改為尚可

俟後人後之人亦視前之政曰吾獨何加焉積日以幸

他遷苟自簡而已其慮已之深若是嗚呼為令者豈當然哉誠能忘已之私唯行之宜雖謗若咎勇且不顧奚古人之遠哉今伊水既循故流不數十年一大暴張君能預圖而為之防此慮民之一術也故其從而為之說年月日記

志古堂記

河南劉伯壽宰新鄭之二年築堂於縣署既成之謂予曰我官事已則休於是早夜以思蓋有嘆焉嘆乎功名

之不可期文章之不世傳我思古人力之而後已遂名堂曰志古余嘉其有是志從而為之辭曰夫古人行事之著者今而稱之曰功名古人立言之著者今而稱之曰文章蓋其用也行事澤當時以利後世世傳焉從而為功名其處也立言矯當時法後世世傳焉從而為文章行事立言不與功名文章期而卒與俱焉後之人欲功名之著忘其所以為功名欲文章之傳忘其所以為文章故雖得其欲而戾於道者有焉如有志於古當置

所謂文章功名務求古之道可也古之道奚遠哉得諸心而已心無苟焉可以制事心無蔽焉可以立言惟無苟然後能外成敗而自信其守也惟無蔽然後窮見至隱而極乎理也信其守者本乎純極於理者發乎明純與明是乃至古人之所至也至其所至文章功名從焉而不有之也伯壽喜予言刻之於堂以自儆

張氏會隱園記

河南張君清臣創園于其坊其兄上黨使君名曰會隱

清臣固隱矣其曰會者使君亦有志於隱歟夫馳世利者心勞而體拘唯隱者能外放而內適故兩得焉有志者雖體未得休而心無他營不猶賢乎哉張氏世卿大夫清臣獨以衣冠為身汚湔洗奮去目不眂勢人洛城風物之嘉有以助其趣者必留連忘歸始得民家園治而新之水竹樹石亭閣橋徑屈曲迴複高敞陰蔚邃極乎奧曠極乎遠無一不稱者日與方外之士傲然其間樂乎哉隱居之勝也予既美清臣能享其樂又嘉使君

之有志於是也故為之作記凡池亭使命以名附之於後云

王氏題名記

陝郡開元寺建初院有進士登科題名二記在焉其一題云天復四年左丞楊涉下進士二十六人實唐昭宗遷洛改元天祐歲駐蹕於陝楊涉丞相所放進士榜第十四人王公諱澥之嗣子工部追書也工部諱某開寶二年佐陝虢幕作文以記其事後十一年工部從子監

鐵推官守中奉使過陜又誌名於記末其一題云咸平元年翰林學士楊礪下進士五十一人第九人劉公瑋所刻也劉公大父太常卿岳前天復牓中第十一人劉公嘗官於陜故以東郡咸平牓嗣之其第二十三人王公諱其即天復牓第十四人王公之曾孫累官其官慶歷元年贈官嗣子書先公贈官職方公按刑陜右觀建初二記則高祖先公登科二名曁曾祖伯祖真蹟俱存慨然感慕命余次其年世前後嗚呼天祐甲子距今百三十

有九年公家四世刻名佛舍公今又繼而書之世德之厚者其將顯乎

秦州新築東西城記

城武備之一譬於兵爲器之大者也古聖王捍患庇民弓矢甲冑與城郭溝池交相爲用以利後世世人不推究古始以爲王者專任德教不必城守爲固果如是武庫甲兵將安用耶聖人以不教戰爲棄民兵不可得而廢猶城之不可廢嗚呼世人未之思也上之十六年始

用西師邊將增壁壘寖為守備又二年虜犯塞震動鄜延之師自是潼關以西諸州悉城羣議靡然無復立異者然而事暴起嚴期促辦甚者削制度苟謀亟成既而不免改作重傷民力比之平時預為之圖勞費過半矣秦州自昔為用武地城壘粗完數十年戎落内屬益衆物貨交會閭井日繁民頗附城而居韓公作鎮之初年籍城外居民暨屯營幾萬家公曰是所以資寇也乃上其事以益城為請詔從之公擇材吏授之規模東西廣

城四千一百步高三丈五尺基厚皆稱是內與舊城連屬合為一城自十月至正月以畢事閱總工三百萬秦人壯之是歲盡冬無甚寒杵者聲謳以致其樂焉先是郡有羅谷水自北山而下公導之使西塞故道以治城衆頗為疑明年夏大雨水循新堤絶不為城害衆乃服或者以虜數敵中國今作城秖以自守非制虜術此大不然今之所患邊壘未能盡固耳果盡固雖虜至吾兵得專力於外勝勢多矣如虜以吾城守既備息其窺邊

之誄則兵制所謂無智名無勇功善之善者也公忠國愛人之心其在茲乎自始事公宴犒慰勞無日不至既成由諸校而上天子又第其勞加賜焉春秋列國興作皆以書成之四月朞得以州事佐公故詳其實而書之凡董役之長曁勤事之吏皆刻名於石陰慶歷二年八月十五日記

岳州學記

三代何從而治哉其教人一於學而已自漢而下風化

日陵政之寛暴民之勞逸皆繫於吏治吏之治大抵尚
威罰嚴期會欲人奔走其命令其敺之若是之亟也又
安暇先之以教育漸之以德義者乎故號稱循良而能
以學校教人者十不一二去聖益遠至有持律令主簿
領思慮不出几案以謂為治之具盡在於是顧崇儒術
本王化者為濶踈不切於世噫其甚哉滕公凡為郡必
興學見諸生以為政先慶歴四年守巴陵以郡學俯於
通道地廹制卑講肄無所容乃度牙城之東得形勝以

遷焉會京師倡學詔諸郡置學官廣生員公承詔忭曰
天子有意三代之治守臣述上德廣風教宜無大於此
庸敢不虔於是大其制度以營之廟像既成乃建閣以
聚書闢堂以授經兩序列齋而休諸生掌事司儀差以
等制饍爨滌氷悉嚴其所小學賓次皆列於外大總作
室之數為楹八十有九祭器什具稽於禮資於用罔有
不備巴陵之服儒者畢登於學公延見必禮奬其勤以
勵其游惰尚其能以勉其未至雖新進不率者皆革頑為

恭磨鈍為良出入閭里務自修飭郡人由是知孝悌禮義皆本於學也公之樹教及人豈不切於近通於久乎先是公領邠寧環慶兵扞敵為帥臣來巴陵乃下遷凡由大而適小必易其治或陰憤陽惛事弛官廢下不勝弊者有之或慎微慮危循舊保常無所設施者有之若夫用舍一致其上下所樹立不以險夷自疑於時如公心之所存非愛君之深信道之篤烏及是哉今年録其事來告且曰予常守玉山吳興安定皆立學其作記必

時聞人子其次之恭始愧不稱然安定之文伯氏實承公命小子奚敢以辭慶歷六年八月日記

書禹廟碑陰

唐劉公修禹廟碑題云補闕崔巨撰段季展書巨他文尚見一二季展無聞者為劉公領財賦有大功其所與皆天下善士巨季展必當時之知名者今膳部員外郎周君越嘗為三門發運判官始以墨本傳京師周君以書名於世故季展書大為人愛重四方競構之傳本既

多字寖缺落今發運判官屯田員外郎左君瑾命工模刻於他石且構宇以寘舊碑又扃固焉左君嘗謂予言忠州之功巨之文李展之書皆當永其傳不獨其書為可寶也予嘉左君真好事者録其言附之新碑之末寶元二年十一月二十日記

潞州題名記

上黨古郡旣以潞州名常為大州唐以大都督為府號兩河用兵節度潞澤邢洺磁五州標其軍曰昭義迨今

三百年領州事者百餘人軍名數易不復節度諸州而府號如舊故以大都督府題名為記尚忠美物斷自義陽王始慶歷五年五月十一日起居舍人直龍圖閣知州事尹某序

題揚少師書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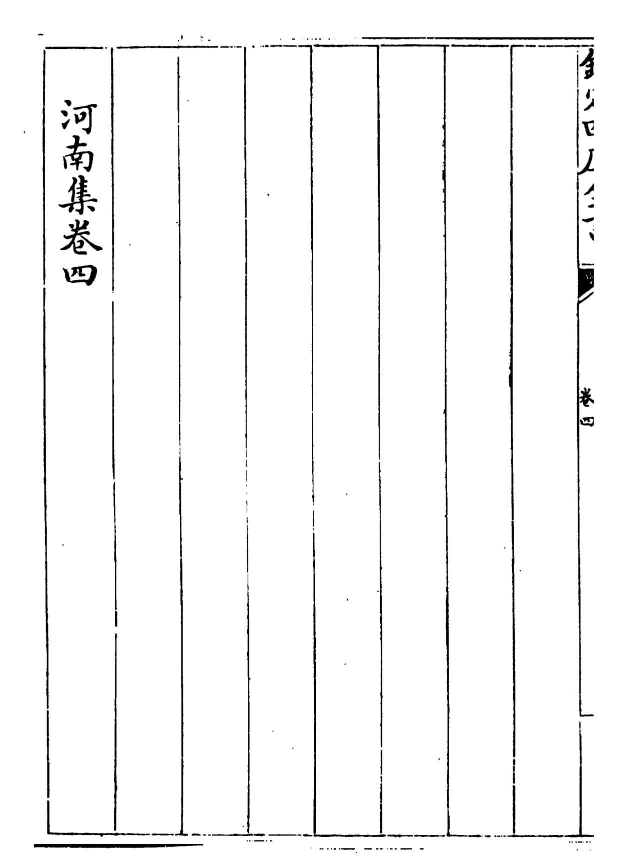
周太子少師楊公凝式墨蹟多在洛城佛寺中今存者廣愛長壽天宮甘露興教凡五處皆題於壁洛都有兩興教此在延福坊又集賢校理郭仲微嘉善新居有十餘字甘露致之公在洛或與人為銘記

皆不自書公之書無刻於石者論書者以公之筆其馳騁自肆蓋得於己意刻之其似可盡其得意不可盡豈其然哉予非善書者莫能知已公所題壁距今踰八十年字頗缺落不可辨者十三四天王院僧繼明慮公之書久遂無傳命僧其擇字之最完者得長壽甘露兩壁總八十七模刻於石寶元二年月日尹某記

題祥符縣尉廳壁

夏侯之純爲祥符尉尹某嘗至其治舍覩其決事慮精

而氣果凡事可否當在己無細大必行行之未嘗輒挫縣治都門外所部多貴臣家尉小官能措置一如志且有治稱難乎哉前世赤縣治京師不以城内外為限制事廣而勢任亦重尉主大盜又於縣為劇官今京城中禁軍大將領兵徼巡衢市之民不復知有赤縣此乃因循權制豈前世法哉予既美之純之政且嘆其不得盡其官之所掌故書之於壁



河南集卷四

河南集卷五

宋 尹洙 撰

序十首

送路綸寺丞序

渙之寺丞自郢中有南陽之行治舟之日郡守廣平公張宴白雪樓命賓屬以餞之酒數行為引商刻羽之曲坐客淒然有離索之嘆友人尹某因道古人送言之義

將有以序其行夫古之送言必以已之所得規彼之未至今渙之才美而甚晦内方而外和惟晦與和其當師仰之方得渙之以自規其敢有獻於渙之哉獨離索之恨不能忘已既醉且泣以詩繼之

感事並傷别平時淚滿巾今朝郢樓上更送北歸人

又一首

平生愛問江南事喜見人從江上來今日江頭送歸客葦花深處祖筵開

送李侍禁一首

新秦楊叔武嘗為人言其友人李君之為人篤厚君子然樂於佛氏之說予他日得見則以叔武之言説之君曰誠有是非取其所謂報施因果樂其博愛而已予應曰是仁之資也古有孟氏書為仁義之說君之樂宜近焉君於儒書為汎通自予言於孟氏益加勤異日大詑曰孟氏説與我素所嚮無大異遂主孟氏學予又曰自孟而下千載能尊孟氏者唯唐韓文公君由是復通韓

氏文且曰今而後知專乎愛者在行之宜耳與予游二年其言非孟即韓君之性真資於仁者歟如讀佛氏書以其愛之博也樂之及觀孟氏韓氏書推而廣之則有所至焉幸卒其志則聖人之道無不至者於其别叙其初以勉之

送浮圖奉堅一首

浮圖奉堅師訪予出所述三昧義求為之贊予應之曰師為浮圖學能廣其所傳以導人欲贊其説當求之深

其學者不然名公大人其能取信於世者予蒙固未能了師之說且言不足為世重曷為求哉而師之請益堅觀師之心是不欲使一人不通其說者若是其固耶噫世之儒者有能自信其傳如師之固歟於其行作序以紀之

送王勝之贊善一首

天下乂安衣冠子弟持身能自修謹或作辭章能備科試者為其父兄必目之曰令子弟為其朋友必推之曰

良士為國家擇人必舉之曰美材於是上下交稱其賢
賢者若是其已乎河南王勝之宰相子年二十五常日
為文三千言三千言人多能之勝之之文其論經義頗
斥背傳解衆説直究聖人指歸大為建明使泥文據舊
者不能排其言其策時事則貫穿古今深切著明於俗
易通於時易行參較原覆其説無窮大抵贍而不流制
而不窘語厲而淳氣壯而長蔡君謨常稱之曰歐陽永
叔之流永叔君謨皆予之所畏也君謨未嘗過言假人

如是信矣勝之又倣儻宏達服仁畏義真魁傑人而不屑細故與時踈濶由是謗譽交至噫謗何為哉然前所為持身能自修謹其文章足備科試者語其賢或未至求其謗固無有也使其人效勝之之誠且不能勝之兼取之如其所為何難乎太平聖朝方以文法治天下顧無略予言

浮圖秘演詩集序

浮圖號文惠師秘演者過我道歐陽永叔為其作詩序

蘇子美貽之詩永叔悲演老且衰子美有惜哉不櫛被佛縛不爾烜赫為名卿之句予識演二十年當初見時多與穆伯長游伯長剛峻人罕能與之合獨喜演演善詩復辨博好論天下事自謂浮圖其服而儒其心若當世有勢力者衣冠而振起之必犖犖取奇節今老且窮其為佛縛詎得已耶伯長為州參軍已死演老浮圖固其分演之再來京師不飲酒不與人劇談頗自持謹與世名浮圖者不甚異演之心豈與年俱衰乎永叔因石

曼卿始以知演見其衰而聞其壯所為是以為之悲然演始健於詩老而愈壯不如其年之衰予聞詩發於中寧相戾耶豈演老益更事且不預世故遂汨汨順流俗其外若衰其中挺然獨於詩乃發之耶演詩既多為人所重演亦不自愛之數客外方頗逸去録之凡三百餘篇云河南尹某序

送隨縣尉李康侯一首

自予貶官有見顧者哀予之窮惻然見於色辭其人未

必相知特哀吾窮耳子愧其意重其為人何哉見人之窮惻然而哀之是亦情發乎仁者也李君再見我惠書幾千言皆張大仁義之說無一語哀予之窮者豈以身之窮不足累於心乎夫自處不卑者期人則深予喜李君知我而嘉其處之高也重其别姑贈以言

送浮圖逈光一首

予病廢放之臣因其身之窮乃趨浮圖氏之説齊其身之榮辱窮通然後能平其心吁其惑哉屈原賈生為放

逐之辭皇皇焉切以深所不忘者君也彼豈以身之窮辱能累其心耶先聖稱顏子簞食瓢飲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盖夫樂吾聖人之道者未始有憂也尚何榮辱窮通之有哉予謫隨之一月光師來相過持其師之說以警予光師明達人也於其行敘吾說以為別

送光化縣尉連庠一首

自西師之興金帛糧糗之積凡資於兵者其費益廣鐵草幹羽之用凡須於兵者其取益夥費之廣則吏之聚

斂者進焉取之彩則吏之幹力者進焉上任其能下收其功自監司所部及於郡縣由初任至於久吏宿官莫不以是為治之優為政之先於是吏之强者益肆弱者亦趨甚者不恤困窮不察有無殫利以夸精嚴期以名勤有以治體為言者必詆之曰方事之艱當求所以富國强兵之要烏體之為哉故吏益才而民益愁為吏者寧當然耶連君君子人也其仕五歲矣予質其為吏之術大概本於仁而達下之情其於民也知利之與寛之

而已職事無廢也期會無失也考於古之為吏者當以良稱而於今未得以材名也噫古時未嘗無兵也我國家仁育天下幾百年今一方興兵其資於民役於民者必視其貨力與之約束豈重擾哉而下之愁嘆者吏為之也吏豈喜擾耶亦欲以材自名而利其進也是故奬材吏則士益偷貴良吏則民遂其生惟君子不可以利回故樂與連君盡其説

送供奉曹測一首

予遷武當之一月曹君護淮陽戍兵來抵郡下一日見過盡出淮陽送行詩示予且以詩為請予自得罪不欲以文辭發聞於人雖朋游素厚者未嘗先為書問非以自愛慮為朋游累也今始見君而遽相稱道懼流俗之善訾者并以毀君矣用是敢辭而君之請益堅噫流俗之毀譽固流俗之所恤也倜儻之士則不然毀也譽也必審於已而已矣流俗之為哉君生勲德之族少年志學而趨向如此其倜儻之士乎詩不能盡予意作序以别

送丘齋郎一首

天子臨軒策賢良之士何為哉得非質今事考古誼使足施於世耶然未聞某事某所建某事某所廢也豈朝廷不亟行其言徒試其才識而取異日用耶將謂賢良者務高其說而不切於行耶收其異日之用則今登科者益用於朝為朝廷言主乎得人猶不繫乎樹策之始行與否也如不切於所行務高其說以取重於名者殆非詔策之本意丘君仲謀敏贍通古今其才識辨論於

賢良無愧異日應詔問使為國者汲汲於所陳而易於

丞行聞其對者惟恐不大施於時兹有望於賢良也寶

元三年上元夕洙謹序

河南集卷五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河南集卷十六至十

詳校官侍郎臣李封

檢討臣何思鈞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鈐

校對官中書臣劉源溥

謄録監生臣李樹穀

河南集卷六

宋 尹洙 撰

書

上葉道卿舍人薦李之才書

某再拜八月初作書託鄭開封附去浙中後十餘日聞有西掖之召中外企望爲日已久雖有此拜固未足爲賀也恭惟甫至都下尊體休勝某輒有私悃仰布左右

惶恐惶恐孟州司法參軍李之才年三十九矣天聖八年同進士出身能為古文章語直意邃不肆不窘固足蹈及前輩非其所敢品目其為人敦朴真率不自矯厲安於卑位頗無仕進意故世人罕能知之京師諸君有石曼卿者與之游曼卿獨喜其不汲汲榮利與已合耳之才母老家無餘貲曼卿嘗勸之隱去使其無所歸於知似未盡也之才又達世務使少用於世其才過人甚遠今幸其貧無貲不能決其歸心知之者當共成之也

近制吏部選人有保任者及五人以上其課之才某嘗干於人在上者或薦之今已四人十二月又當罷去念非明公無以成之者明公雖素未知其人然某被遇最深由知某而後知之可也之才在朝廷無近親若其持身謹廉常吏皆能之故略其言事遽詞直罔避詆訶儻蒙留意恭俟還教不任懇切

上陜倅尚屯田書一首

某再拜某幸與執事同年得進士第又嘗得請見左右

雖未熟接語論盡朋友之分然不為無舊執事立言樹教以古聖賢為師法某雖淺陋未能窺執事畛域然素有志於是亦得為同道挾故舊契加之道同陝與洛相去不三百里而未嘗作書者非敢自疎誠以罪黜之迹懼他人見議以為附同年之居高位者為佞也近蒙復官為令畿邑距陝益近自今或時拜書兼有近著文佚到縣中寫一通上呈今偶趙都曹見過云遽行謹奉手書少道萬一望恕簡率

答黄秘丞書一首

某再拜春初得所惠書以職事未克裁答尋承有延安之行秋中始還道塗登頓良苦自西師之興議者交語以為執事當在邊帥幕府某獨謂近時上將猶不能專軍之命令幕府豈得盡足下才耶近聞承詔當至都下一吐奇論盡發胷中所藴使識者聞之知處置得失與軍之勝敗盡繫於人憪然無疑令不即用猶足警異時豈不壯哉顧無辭此舉以慰朋執之望中間所稱河間

民誠義烈士書中所録自足傳信增之文辭非無益也但當訪其名氏相見期不遠餘俟面叙

上京兆杜侍郎啓一首

嚮者伏聞京兆之拜知者見慶以為必應辟署之選頃之人有見語者曰公奏一不從且再上矣既而皆然恭惟明公更中外劇任將二十年門下吏被器使者百千人一日當辟士章未上人皆以其必應其選其豈賢於百千人哉誠由明公見愛之深數數稱道布聞於人故

及此耳屢草謝記輙復中罷懼益章明公見私之恩非所以承奬抜之意也今或聞兩奏皆寢始得修問左右區區之心豈敢忘於大府哉惟祈早膺柄用以允天下之望使縉紳流品皆被甄叙不獨門下舊吏曲蒙厚恩感激所深實罄於此

上呂相公書二首

日月朝奉郎守太子中允新差簽署涇原秦鳳兩路經略安撫判官公事騎都尉尹某再拜獻書僕射相公申公閣下某謬為朝廷器使預參西方軍向一至京師得以邊畫

陳於上前退又以所陳白於執政非以夸辯而求合異事之亟行耳會閤下以舊德入輔某以既辭天子不當久留都下區區之心獨未聞於左右今輒條次所陳之要以書自啟惶懼惶懼某以西夏用兵之害莫甚於大將兵少與法制不立此二事耳請先以大將兵少之害言之今涇州乃涇原大將治兵之所戰士才數千假使敵衆數萬來寇閉壁則邑落被掠出戰則鎮守孤危且衆寡不敵必名屬城之兵以為自助之勢大將既已先擾

外軍復無統一此必敗之道也大凡大將救屬城則易屬城救大將則難何以謂之易若敵初寇吾境大將當以重兵守險或設伏要路或斷其首尾又號令諸城使之合勢以逸待勞此大將救屬城之易也何以謂之難寇入吾境大將既名屬城之兵以為己援若兵在百里之内再日而至則吾之險阻已與寇共之矣若待數百里之外兵至則寇已踞吾要害休其士衆待吾兵至逆而擊之援兵雖多其統不一此屬城救大將之難也雖

戰守隨機大概論屬城之兵主於守大將之兵主於戰唯能使之戰然後庇其屬城保其險固也今大將之兵與屬城均於自守俟寇至然後呼集屯戍追以期會戰地戰日皆非素定此則自救不暇豈能決勝哉如其所計請增大將所治兵滿三萬騎五千屯戍不預其數可以戰可以禦可以守也或者引前世用兵之法能以寡擊衆者此非通論其所計者數千之敵數萬十倍之衆耳凡臨事機應變出奇雖百倍之衆尚有以制之然未

有預以寡少之兵而必十倍之勝也夫三千之禦三萬與三萬之禦三十萬其勢甚易三十萬之衆未必一其力三萬之衆敵不能見其形不一其力故將多者難為辦不見其形故善用者能張其勢如此則勝敗未分也三千之禦三萬則異乎此合而陳之則見其弱形彼氣吞之一也多為奇兵則懼于勢分二也離去城壁以據要險則慮其攻襲三也此三者雖善將者無如之何故云以寡擊衆未為通論是大將之步卒必以三萬騎必

以五千然後可用也明詔減去城柵可益大將兵而未聞盡奉行也其知京師禁兵不當盡出故獻募兵之法知募兵必以財故獻鬻爵之論此大將兵少之害可得而制也其次請以法制不立之害言之古者大將出師其下皆偏裨部曲莫不禀命於大將者也今諸路都監而上皆與大將均其所統雖名器至異然皆署事而同議非古制也不獨非古只以國朝殿前侍衛司軍制言之亦異矣今殿前侍衛都虞候乃都指揮使之貳較其

名品不甚相逺至於署事皆不得預豈非戎事尚一其

下止當稟命耶今則不然凡臨事機得聨署者皆得預

議議一而後可行請借論之若保安軍諜者言當有寇

至帥臣若専為保安之備則其下率從若帥臣有料敵

者言賊聲言保安不必専為之備又使某將備鄜州路

又使環慶謹守備其下必有争議者曰環慶隸我當速

名之以為已援奈何使之自守且諜言寇保安不當備

鄜州以分吾兵雖為大將者亦自計曰異日賊從鄜州

路又非環慶吾猶與諸將罪均若從保安一蹉跌不勝則吾違諸將言獨被罪矣此不獨號令不行於下亦既衆人議之則自信者寡矣是則軍中之政有異見者當獻議而已不當必大將之從已也今同署而交議議一而後可行此法制不立之害也以某計之諸路大將外止署副貳者一員參署軍政别置主軍大將八員四員外守城鎮四員專隷麾下皆聽命於大將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無敢不從此法制不立之害可得而革也其

募兵斠爵與主軍大將名級皆别具咨目條陳其踈逺不敢議朝廷大體然竊思之今之軍政非大更置之莫能成功聖上憂勤兆民顒顒伏惟閣下上副倚毗下慰中外之望則天下幸甚干瀆威重伏俟嚴譴某再拜

又一首

四月日朝奉郎守太子中允充集賢校理新差通判濠州軍州事騎都尉賜緋魚袋尹某謹再拜獻書於昭文僕射相國中公閣下自羌虜犯邊某嘗獻書論事又得

陳說左右今年虜寇平凉山外地王師挫衄某念前所論說其已驗者三其不效者一某謂大將之兵必以步卒三萬騎五千然後可以戰可以禦今任福所集諸將之兵始以萬一千又益以王珪趙津常鼎別屯之衆縱使合而統之才滿二萬是大將兵少且不得素撫其衆果以挫衄一驗也某謂兵家之制在乎統一欲使部曲分晝預有定名合諸將臨敵受命法制不立號令不明以致奔覆二驗也日者朝廷旣擇用攻策相公復詢

虜若先至何以禦之其逡巡仰對以既欲進攻不若養勇以縱之是其揆今之勢不見可禦之術故為此對今禦之而卒敗三驗也相公又訪虜所當來其雖汎言臨涇高平役冗相雜山外沃野居民富腴然最可備者保安胡繼諤族耳今繼諤無害是其不能料虜之所先不効也自山外之敗議者歸咎諸將不能持重以取敗亡此知其末未究其本也諸將獨不用韓經略言分而趨利此一事可責耳假使合而為一持重不戰其全師不

過如王仲寶豈能制虜之俘掠以取勝哉仲寶壘去賊不十里賊去不能追然朝廷不加罪責者以任福輩戰敗耳儻福輩不進仲寶雖欲不戰不能也戰亦不免於敗矣何者彼逸我勞彼整我囂彼人人自趨利我畏死有適心又加以數倍之衆豈有不敗哉不獨向時之役是乃虜常勝而我常敗也難者必曰虜何得常逸我何得常勞夫虜之將來廣為屯營使我疑其所向必多方以備之及其既來我大將之兵不滿萬人急名其將若

千人又名其將若干人如是散名之以至三將五將有先期者後期者合而統之亦不越三萬必三日而後集則虜已據我要地休息其衆分擇精鋭以抄居民既因我粮復所賫糗糒有餘速戰則氣盈緩追則逸去或曰俟其歸而擊之賊又有槖駝以載其重我多步兵又益器械粮糗之負以之追躡利害相遠或者必謂俟其歸者非躡其後也扼其路而已且虜騎堅勁峻坂窮谷無所不馳無所不通其來也未嘗一路而至其去也何從而扼哉是以彼常

逸我常勞也然而彼何得常整我何得常囂夫賊號令既一部分既定在塗而訓入境而誡此其整也我則不然寇至而會兵兵行以應敵諸將聚議不過頃刻教旗分陳之法施於倉卒此其囂也何謂彼則人人趨利我則畏死有道心夫賊得吾一卒奪其衣裝足以自資此利近而易趨我衆力戰者多死先遁者或免而無誅惡死而樂生人情之常凡此數者賊必勝之理其彰灼如此吾未見所謂禦之之策也又若内屬之户為虜所取

者因為虜用矣其未取者虜一擾之則我疑之我疑之雖未為虜用已失之矣何者外為虜所擾內為我所疑必持兩端以自固此與虜為用等也今未為虜擾者獨環慶諸路與保安胡繼諤耳不蚤圖之又將為其所擾矣某前謂當謹備繼諤而虜不至者非繼諤之强能自支虜而不敢犯也某自延州萬安鎮抵其部族以及慶州之平戎凡數百里居民殆絕但有種落耳是虜取繼諤與延州之境不若取山外之饒此特所利先後耳非可

恃其不來也夫事四夷誠非王者事今天子仁聖誠使
虜不犯邊復何求於虜哉此策之上也然未知何從而
至此若如某前歲所陳大將所屯得以步卒三萬騎五
千部曲分畫各有定制此則有以待其來而制之亦策
之次也不然驟集他路之兵備一月之餉嚴其部分明
其金鼓輔之屬戶破其種落擾之困之有以俟其疑伏
此又策之次也捨是止用今日備禦之策但慮屬戶居
民大罹其毒被邊諸城盡為孤壘內地遠輸日益愁怨

且虜以利舉外苟無所掠必將攻城日朘月削塞境遂蹙當是時益兵之多調發之勞恐不止今日而已願相公深慮之其向欲以此陳畫聞於上聽今以佐幕無狀被命南去地優事簡於身甚幸苟循默無所建明則異時公議恐難獨免然其今日言之必以為妄願留置几案向秋以暨來歲幸復視之必將數驗如不然者則我之天幸有二虜長死一幸虜長不自將使他人分其兵來我驍將或能禦之二幸非此二幸或有成功則其所

不知也意激辭直不避忌諱唯相公與二三同德以天下大計留意觀省察其至誠幸甚幸甚

上陝西招討使夏宣徽小啟一首

某才到慶州聞任福兵敗徑赴鎮戎軍有不曾禀候告命專輙事狀已具公狀中蓋事出倉卒所謂失火之家不暇白大人而救火以此加罪誠不敢辭伏望太尉原其初心少賜寬假則終始幸甚非時當詣幕府

河南集卷六

欽定四庫全書

河南集卷七

宋　尹洙　撰

書啓

答環慶招討使范希文書一首

某自違去門館若非有事陳啓未嘗通記左右近者再來西陲伏聞軍政甚治雖欲作短箋胸中了無可說事用是輒罷豈敢懈也蒙賜手教至慰至忭兼承益地建

柵却敵取勝蓋明公策慮素定濟之英果不然且為虜幸矣自國家分命儒臣統制方面未有親總師律蹈履賊境如明公者誠懦夫所增氣也去年再議與鄜延合進若虜與鄜延兵遇則環慶為奇兵應之與環慶遇則鄜延兵亦然是乃首尾相應也今新柵既成當使狄青駐德靖為奇兵以相助亦一術也又慮虜異日之來不啻二萬之衆亦當有以待之又當使粮道易致戍卒易處援路易通羈屬之户易以安輯然後有萬全之安書

中令某暫到邠府去年曾奉教到濠州當以局事自守

某深佩此訓今到才一月奉大府莞庫簿書尚未省又

復走道塗徒以自愧果若軍事期會則不敢辭如其博

采論議則某之所陳不過前數事耳幸賜照亮

與范純佑監簿書一首

久不作書想惟榮侍萬福前累得尊丈書議官事極善

然朝廷必更有敦詔猶當委曲上陳自劾恐大過況韓

公亦讓必別有措置此事某嘗與議者論以內制外其

體甚重則廉使之勢不若學士也然韓公受之無疑而其亦愛其專於國事而忘其身之危遂贊而美之某近得旨預聞軍事韓公既當行陣之責某豈能自必無軍行耶是某亦愛韓公而忘其身之老大凡為人佐者豈不欲其主人賢且用而預享其利耶某誠愚蔽在儒館幾十年一旦主人為武帥則從軍之行未易可期豈以此為利哉其始以狥國不謀其身為賢故喜韓公之不讓及見尊丈之説謀身所以利國家則又喜尊丈之讓

尊丈言師臣當以恭順爲體而不以招討使爲方面之寄此一事某所未諭

上環慶招討使范希文書一首

近聞統蕃之衆親至涇州關輔人心頓然帖息揆明公始謀扞賊豈自不與敵遇耶以身許國史册所載雖舊勲宿將百無一二况道德名公忠憤敢死乃至於此甚善甚善定川之役雖速戰可咎然當其未敗時其與韓公料其必敗盖以事勢得之則似不獨主將罪也兵興

五年我師之敗數矣能窮我之所以敗則知彼之所以勝為敵所誘而取覆者特一事願明公深思其已然以為將來之策特賜惠教幸甚幸甚

答秦鳳路招討使韓觀察議討賊利害書一首

適蒙手教并慶州書前歲太尉欲為此計當時虜雖破劉石尚有疑大國心又北患未形國家當專力以天下之勢臨之必要之以盟則伺隙者自寢其謀所謂巧遲不如拙速是以不敢異議今四路分統以本道言之

力役未休新兵未練部分初立蕃落方集以此而捘他路雖不盡同大槪恐不異此若來歲用之即未為晚此遲速各有時也然范公欲破其合北之勢此憂國之深事不可不熟思又云無大利亦無大害范公此說亦盡之至於中使來督倉皇入界諸公當共顧大計固守豈得禀命為忠餘俟面啟

與儀州曹頵叔殿丞書一首

近者高軒過郡殊虧主禮别來未暇作書先辱手誨益

認眷顧之厚種落畧漢人誠未當以常法繩之然漢人得歸反以盜罪加以深憲此尤可憫落蕃者間有竊其馬以歸者豈可罪耶尋白帥府果蒙兩輕之此甚平允

賀參政范諫議啟一首

某再拜伏承入參大政天下幸甚伏以諫議居外日久士大夫延頸以竚傳車之入今領樞柄不一月遂二宰政聖君之任賢大賢之得君無讓前古士大夫傾耳拭目與有所聞見然專以聲譽為所聞事迹為所見者殆

庸者之耳目也必使君道日隆民心日康然後參政諫議之事業與國家同休於無窮識者觀聽實出於此其被命戍邊但修完守具謹奉前降預議從容卒歲幸無他憂然即未知向時虜動果在何道虜來未嘗以季秋暨仲春又當甚暑時或不甚攻城異時來恐或反此何者我嘗逆與之戰今欲以不戰疲之安知其不能就我不戰而為計也觀今之為計不過以故意待之是自許以知變而不知虜之能應變也茲事未易可言唯參政

諫議終始留意參次之暇伏惟為國自重

賀樞密副使富諫議啟一首

再拜伏承日贊機政天下幸甚明公前此兩辭柄任士大夫以國朝以來未有二府初拜遠能固讓者咸有竊議何者養高避權介者之所守經國成務英賢之通識與夫追蹤於獨行不若蒙利於當世方今北有驕敵西有叛羌王師屢衄士氣不振疎賤之人猶懷感憤況明公得君之深致位之尊論議易行謀慮易信當此之際天

下不高明公之讓明公豈得以讓為高哉聖上奮然英
斷申舉前命四方聞者無不慶忭恭惟聖上倚注之意
四方屬望之心將與夔契周名為侔豈特房魏姚宋而
已哉區區戎夷安足為患某嘗學舊史顧得私紀盛烈
以備國書之闕不任祝頌之至

河南集卷七